

大 學 叢 書

中國近代報業與人報業

下 冊

賴 光 臨 著

138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G219.159
L020
2

大 學 叢 書
中 國 近 代 報 人 與 報 業
下 冊
賴 光 臨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初版

大學叢書

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

二冊

基本定價六元正

著者 賴 光 臨

發行人 朱 建 民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第五篇 民前鼓吹革命之報刊研究

第二十八章 前言

第一節 革命報刊之價值

辛亥武昌起義，傾覆滿清政府，肇創中華民國，論者推原功首，咸以爲革命報刊宣傳之力。

甲午之際，中山先生崛起海南，倡導革命。時社會晦盲否塞，全國國民不惟不知景從贊助，且加以非笑漠視。「雖欲爲國民之嚮導，然獨行而無與從；雖欲爲國民之前鋒，然深入而無與繼。」（註一）革命之迭遭挫折，人心風氣之蔽塞，實爲一主要因素。

庚子以後，革命報刊蓬勃創興，以革命大義號召天下，發揮新聞事業之啟導功能，使志士風偃，人心歸向，社會風氣因以丕變，（註二）革命風潮由是瀰漫全國。

故武昌一役，革命黨人「未有何種偉大之勢力與計劃，尤無一團一旅之革命軍隊。」（註三）倉猝引發，未及彌月，而「四海響應，郡縣土崩，九廟震驚，社壇且屋。」（註四）自古迄今，歷朝喪國未有滿

清若是之易焉。

中山先生推崇報刊之功績云：「此次革命推倒滿清，固然有賴軍人們的力量，但是海內外人心一致，則是各報館宣傳之功。」（註五）

梁啟超亦謂：「去秋武漢起義，不數月而國體丕變，成功之速，殆爲中外古今所未有。南方尙稍煩戰爭，若北方則更不勞一兵不折一矢矣。問其何能如是，則報紙鼓吹之功最高，此天下公言也。世人或以吾國之大，革數千年之帝政，而流血至少，所出代價至薄，託以爲奇，豈知當軍興前軍興中，哲人嚙土之心血沁於報紙中者，云胡可量！然則謂我中華民國之成立，乃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焉可也。」（註六）則革命報刊之貢獻，誠至鉅偉；其聲光價值，在中國報業史上，實屬無與倫比。

第二節 革命報刊之創興與分佈

己亥（一八九九年）冬，中山先生命陳少白至香港創刊中國日報，（註七）是爲革命報刊之濫觴。自是以後，鼓吹革命排滿者日衆，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，至癸卯甲辰（一九〇三—一九〇四年）之際，即入於全盛時代。迄辛亥民國成立，凡十三年間，海內外革命志士所發刊之日報雜誌，遍佈全球，總計達數百種。從事此項工作人員——或充撰述、編輯；或任經營資金，亦不下萬數千人。（註八）其駁駭然發展之迅速，與聲勢之浩大，雖求諸世界報史，亦屬難能罕見。

革命報刊爲避免清廷政治魚肉，以及求言論較自由發揮，其創刊地點，絕大多數爲海外及租界，尤集中於人文薈萃，或華僑衆多之區，如香港、上海、東京、星加坡、舊金山與檀香山等地，其分佈至爲廣闊。

香港爲鼓吹革命報刊最早之發源地，當十九、二十世紀遞嬗之會，已成爲英國在東方最繁榮之商港，地位僅次於倫敦與利物浦。唯居民缺乏政治思想，於偏重政治之報紙，絕不措意。（註九）且其地與中國大陸比鄰相接，清廷官吏注意甚嚴，故革命報刊之維持發展，特多艱困。

時西南各省舉義發難，無不以香港爲總機關，中國日報社即爲黨務商治與軍務發號施令之場所。（註一〇）故革命報刊所肩負之使命，非僅限於言論宣傳而已，另有其更爲艱巨之任務。

上海爲中外通商之最大城市，亦爲全國文化經濟交通之樞紐，報刊由此所散播之影響力，足以縱貫長江流域，遍及大江南北。辛亥黃花岡之役後，革命力量從沿海沿邊地區，轉移至長江腹心地帶，即基於「長江各都市人民思想開通較早，輿論宣傳力也較大，在上海發行的革命書報影響尤爲普遍」之故。（註一一）

彼時海外出版之革命報刊，皆以上海爲尾間。據蔣夢麟「西潮」記述，在日本發行受郵政當局禁止遞寄之革命雜誌，不斷流入上海租界，使上海成爲「革命思想之交易所。」（註一二）同情革命以及營求厚利者，再復將革命書報走私至其他城市。（註一三）

日本亦爲我國革命最大策源地之一。以留學生雲集，因而革命人才最興盛，革命風氣最濃郁，革命報刊鬱鬱勃勃創興，較之任何一地爲獨多。

留日志士受歐西思潮影響，「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學說。」（註一四）故發爲言論，輒引述新思想，較之舊學中人立論爲新穎。（註一五）乙巳（一九〇五年）同盟會成立，創機關刊物——民報，中山先生以之揭示三民主義學說，思想偉大，議論精密，使革命宣傳得一鮮明旗幟以資號召，則更爲一大

異彩。

華僑被稱爲「革命之母」。唯美洲南洋兩地華僑社會，風氣蔽塞；加以保皇黨先入爲主，勢力極大。故兩地革命風氣之開啟，初期至感艱辛。

黃福鑾「華僑與中國革命」認南洋革命工作之開展，經過「一個頗爲特別的過程」：「有了它（革命報刊），革命黨的同志才走在一起；經過了長期的宣傳之後，南洋的同盟會才成立。」（註一六）

由於報紙之輔導，「南洋一帶僑民，直接間接受其感化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奪保皇固有地盤而有之，遂開以後廣東福建各役軍事籌餉購械之策源地。」（註一七）

至美洲華僑之傾向革命，黨人廖平子分析具有三項原因：

「一、僑胞漸明種族大勢，知非革命不可以圖存。二、保皇黨誘惑僑胞之詭計，逐漸破露，羣悉康有爲輩之不足靠。三、總理此時已投身三合會，同盟會與致公堂正式合併，感情毋復隔閡也。」（註一八）其中一二兩項，顯然爲革命報刊鼓吹之結果。而致公堂之贊助革命，亦蓋爲瞭然於民族革命大義之緣故，同受於宣傳之影響。（註一九）

則兩地革命報刊披荆棘斬，開山鑿道，貢獻至足稱道。

歐洲一地，留學青年皆從內地或日本前往，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。乙巳年春，中山先生至歐，先後開三次同盟會於比利時及德法三國都城，加盟志士達七十人。（註二〇）黨內設編譯部，專司報紙之宣傳。（註二一）及巴黎「新世紀」創刊，鼓吹革命乃有一喉舌。

「新世紀」揭櫫無政府主義，與言種族革命、政治革命者不能盡同，然「除憑藉此種奇關透露之議論，

以喚醒國人，欲在此間（歐洲）別求可以喚醒國人迷夢之材料，實不可得。」（註二二）「要其精神，則一貫而本諸自由平等博愛之理。」（註二三）則亦有足多焉。

第三節 革命報刊研究內涵及目的

報史性質屬於專業，報業之隆替，與政治變革，社會演進，關係極為密切。故一部專業性之報史，實際亦等於一部描寫政治社會之普通史。（註二四）而革命報刊之史實，無疑更能顯示此一特色。

所以研讀革命報刊史，一面瞭解中國報業之發展；一面同時認識一代政治社會之鼎革演變。而革命報人流淚流汗，艱苦奮鬥，卒締創中華民國，獲致政治、種族及言論之自由，從此一角度衡量，則研讀革命報史，更有其崇高深遠意義。

唯民國創立迄今五十餘年，而民前革命報刊歷史，無論報業專史或近代普通史乘，均缺乏作系統之整理與研究。其所記述，多嫌簡略。革命報刊之創興背景為何？其演進發展如何？對革命風潮如何啟導促進？對民心士氣發生若何影響？似尚未見有專文研討。革命報刊史實光輝燦爛如斯，而記述如此貧乏，不能不謂是一件憾事。

筆者不避謏陋，撰述本篇，於原始報刊，史籍、傳記、回憶錄、著述及有關文獻中，蒐證資料，勤慎排比。研究內涵，除第一章前言，第六章結論之外，一為革命報刊創興之背景分析，以瞭解其創興之時代意義，加深對革命報刊之認識。二為敘述革命報刊之演進發展：一面依其地域之劃分，循其發展之層次，選擇其較具重要性與發揮較大影響之報刊，作橫剖面之介紹，以見其經營與特色；一面則將所有革命報刊

，依其創刊年次，列成一表，作縱貫面之瀏覽，藉以見其發展之軌轍。復次則敘述革命報刊之遭際，專制之下，言禁甚嚴，革報之受忌刻，自在意中。而帝國主義之橫加干涉，則爲常人所不及料。加以經濟之負荷，及保皇黨尖銳之鬭爭，一部革命報刊史，其艱厄困苦，愈挫愈奮，無異爲一部近代革命史之縮影。再復次則就革命報刊所發揮之影響，作一具體陳述。民國創建，端賴知識份子之宣傳領導，軍人之武力，與華僑之輸將，而此三階層人士，無一不受報刊之啟迪開導，使人驚訝讚嘆之餘，想見其貢獻。

本篇研究之目的，一爲使繁雜之革命報刊，有較爲完整之體系，使此一中國報業史上最輝煌之一頁，能獲正確之評價與地位。二爲就革命報刊發揮之影響，作具體之闡述，使國民革命運動之歷史，有一新補充。

研究本篇厥有二難，除資料零亂分散，蒐集耗時費力，甚感艱難，有待長年積累，隨時補充之外；再爲前人遺下可資楷模之同類著作，幾無一見。歧途摸索，同增進研究整理之艱辛。（註二五）加以筆者學識淺陋，談革命報刊史實之整理研究，自爲一不量力之幻想。唯主要用心，仍在於拋磚引玉，如能獲高明指教，則固衷心嚮往，而本文之目的即達。

註解：

- 註 一：孫中山「中國革命史」（「總理全書」雜著頁四五七）。
- 註 二：中山先生云：庚子以後，革命宣傳驟盛，東京則有駁元丞沈虬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。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

鄭容等，借蘇報以主張革命，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，指不勝屈，人心士氣，於以丕變。（孫中山「

中國革命史」頁四六三)。

註三：丁文江「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」頁三七七。

註四：張謇勳鐵將軍函(張季子「九錄政聞錄」)。

註五：孫中山先論務須一致(「總理全書」演講上頁七四)。

註六：梁啟超「飲水室文集」第十一冊。

註七：中國日報創刊於己亥年十二月，折算陽曆則爲一九〇〇年一月。

註八：馮自由「革命逸史」第四集。

註九：馮自由「革命逸史」二集頁二三。

註十：馮自由「華僑革命開國史」頁二〇。

註十一：羅家倫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與辛亥革命(「開國文徵」第一卷頁三)。

註一二：蔣夢麟「西潮」頁三六。

註一三：同前註。

註一四：馮自由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」卷上頁五四。

註一五：如新學士子鄭貫公由日至港，任中國日報編輯。時香港新聞界主持筆政者多舊學中人，立論陳腐，貫一乃盡量闡發其新名詞新思想，旗幟爲之一新。(馮自由「革命逸史」初集頁八四)。

註一六：黃福鑾「華僑與中國革命」頁八二。

註一七：陳春生「南洋華僑與革命」(輯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四九二)。

註一八：廖平子北美各埠歡迎總理籌款事略(輯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十一冊頁四二五)。

註一九：中山先生云：「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門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，而洪門之衆，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」(「孫文學說」頁一六三)。

註二〇：「孫文學說」頁一七三。

註 二一：賀之才歐洲同盟成立始末（馮著「革命逸史」二集頁一四〇）。

註 二二：于右任弔楊篤生文（民立報辛亥六月廿四日）。

註 二三：胡漢民近年中國革命報之發達（星加坡中興日報戊申年十二月廿八日）。

註 二四：成舍我序袁昶超「中國報業小史」。

註 二五：成舍我認專業史撰著，較普通史為難；而專業史之中，又以中國報史最難。即因前人遺下可資楷模之同類著作太少，且資料不易大事搜集，更不易精確考證。（成舍我序袁昶超「中國報業小史」）。

第二十九章 革命報刊創興之背景

第一節 國勢之背景

中國國勢的衰微，肇端於道光廿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鴉片戰役，極於甲午（一八九四年）中日之戰，至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拳禍而瀕於危亡。

甲午中日一戰之後，老大帝國的腐朽庸懦，完全暴露，於是列強侵華野心，恣肆猖獗，磨刀霍霍，競相以中國爲俎上魚肉。

香港與中會宣言指陳彼時之險象云：「方今強鄰環列，虎視鷹瞵，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，物產之多，蠶食鯨吞，已見效於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實堪慮於目前。」（註一）

光緒廿三年（一八九七年），德國即搶先爲之嚆矢，以海軍強佔膠州灣。接着俄英法日諸帝國主義紛起效尤，沿海奧區，喪失殆盡；精華邊陲之地，均受剗割。當時情勢，康有爲予以描繪謂：「二萬萬膏腴之地，四萬萬秀淑之民，諸國耽耽，朶頤已久；慢藏誨盜，陳之交衢，主者屢經搶掠，高臥不醒，守者袖手熟視，若病青狂，唾手可得，俯拾即是，如蟻慕羶，聞風并至，失鹿共逐，撫掌歡呼。其始壯夫動其食指，其後老稚亦分杯羹，諸國咸來，并思一擲。」（註二）

據左舜生「中國近代史四講」指陳，「綜計自光緒廿一至廿四（一八九五—一八九九）這三年之間，

列強從中國所掠奪的權益，可比之在兩度鴉片戰爭（第一度一八三九年三月到一八四二年八月，第二度一八五八年十月到一八六〇年十月）。及一度中法戰爭（一八八三年六月到一八八五年六月）以後的情況。——（註三）真堪使國人驚心動魄。

及至庚子八國聯軍之役，清廷締訂恥辱的城下之盟，從此更無反抗之力量。梁啟超認「中國數千年外侮之辱，未有甚於此時者。」（註四）外患日深，國權日蹙，影響及於政治經濟各方面，無不頽風外暴，危機內伏，國運千鈞一髮，不絕如縷，已瀕臨危亡邊緣。

此項接二連三而來之外患壓迫，給予當時國人以強烈之刺激，使他們懷然有棟折榱崩之懼，遂在思想上發生急遽之變化。在庚子拳禍之前，大多數人士尙只感覺外人之可惡可恨，對滿清政府則未敢藐視。庚子以後，國人對外人恨惡之心理，至是完全轉移於清廷身上，愈感覺外人之可怖，便愈感覺清廷之無能。至是，不唯中國必須變法，已決無人反對，即戊戌百日維新變法方式，亦被否定，認其不足以應付當時潮流，壓足國人之企望。（註五）「有志之士，多起救國之思，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」，（註六）尤以知識階級爲激烈。

彼時留日各省學生，均自組學會，發行報刊，「以不言革命爲恥。」（註七）革命刊物如國民報、浙江潮、湖北學生界、江蘇等，續紛並起；上海則有蘇報、國民日日報、俄事警聞、警鐘日報等相繼勃興，蔚爲大觀。

風雨飄搖，國家阽危，革命志士競以報刊作救亡工具，則基於下列兩項因素：
一、是知識份子深知報刊具有警醒人心之功能，「當此人心否塞，學識淺陋，四面楚歌，危在旦夕之

時，有一報紙，即繫數百萬人之生命，使我四萬萬人，咸知振袂而起，畢萬死於一生，救千鈞於一髮。」（註八）如秋瑾所創中國女報發刊辭中云：

「世間有最悽慘最危險之二字曰『黑闇』，黑闇則無是非，無聞見，無一切人世間應有之思想行為等等。然則曷一念我中國之黑闇何如？予念及此，予悄然悲，予撫然起，予乃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，於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。」（註九）

二、是知識份子之傾心革命，純基於愛國之一念，而崛起民間，「手無斧柯」，乏武力資源之可依憑，因是他們唯有「恃三寸之舌，七寸之管」，（註一〇）藉報刊作革命工具，（註一一），冀喚起同胞之睡夢，招復活之國魂。初期革命報刊言論，驚心怵目，多沉痛激楚之聲，可爲印證。如俄事警聞「普告國民」云：

「嗚呼，國亡矣！國亡矣！我同胞猶酣睡而不覺耶？印度之亡也，分據獨立者數十年；波蘭之亡也，起義抗拒者三四次。我同胞日日悲印度悲波蘭，而竟印度波蘭之不若耶？……嗚呼，亡國以後，我四萬萬同胞身受奴隸牛馬草薙禽獮之禍，見果求因，無可挽回，其痛苦當何如耶！嗚呼，我同胞以奴隸牛馬草薙禽獮之禍爲樂則已耳，果其以此爲痛苦而欲消滅之者，則胡不及今大禍來臨之時，盡四萬萬人之力，屏除一切以圖之，有身可委則委於此，有產可破則破於此，直接之力無弗竭焉，有舌可言言此，有筆可書書此，有身能運動運動此，……嗚呼，一瞬之誤，萬劫不復，我同胞尚不返觀而深省耶！吾將爲我同胞各就其平日之地位之宗派，而以所見代揭一瞬間能盡之義務，以促我同胞之反省，而先痛哭流涕爲此四萬萬同胞之普通言。」（註一二）

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革命報刊之創興勃發，固息息與國勢相關。

第二節 民族思想之背景

辛亥革命思潮，以民族主義爲主流，（註一三）中山先生殆爲排滿革命之公開發徵。（註一四）彼時，青年志士所懷抱之激烈民族思想，可以在陸皓東烈士之就義供辭中見其輪廓：

「吾姓陸，名中桂，號皓東，香山翠微鄉人，年二十九歲，向居外處，今始返粵。與同鄉孫文，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，官吏之貪污庸懦，外人之陰謀窺伺。憑弔中原，荊棘滿目，每一念及，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。居滬多年，碌碌無所就，乃由滬返粵，恰遇孫君客過過訪，遠別故人，風雨連床，暢談竟夕。吾方以外患之日迫，欲治其標，孫則主滿仇之必報，思治其本，連日辯駁，宗旨遂定，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。蓋務求警醒黃魂，光復漢族。無奈貪官污吏，劣紳腐儒，醜顏鮮恥，甘心事仇，不曰本朝深仁厚澤，即曰吾輩踐土食毛，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，入主中國，奪我土地，殺我祖宗，擄我子女玉帛，試思誰食誰之毛，誰踐誰之土。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與夫兩王入粵，殘殺我漢族之歷史，尤多聞而知之，而謂此爲恩澤乎？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，決不足以光復漢族，非誅除漢奸，又不足以廢滅滿清。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，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，今事雖不成，此心甚慰。但一我可殺，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。公羊既歿，九世含冤，異人歸楚，吾說自驗。吾言盡矣，請速行刑。」（註一五）

滿清入主中國逾二百年，種族思想之潛在力量雖極偉大，然經長久時日壓制，已非一般人士所能保有

，（註一六）何以至遜清末季，「昔之鬱而未發者，乃沛然而莫之能禦」？（註一七）近代史家，則咸推因於明末大儒民族思想之誘導感發。梁啟超謂：「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，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，內容一日比一日複雜，而最初的原動力，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它，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。」（註一八）他謂：

「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話，雖或在當時不發生效力，然而那話灌輸到國民的下意識裡頭，碰着機緣，便會復活，而且其力極猛。清初幾位大師——實即殘明遺老——黃梨州顧亭林朱舜水王船山……之流，他們許多話，在過去二百多年間，大家熟視無睹，到這時忽然像電氣一般，把許多青年的心鼓震得直跳。……他們反抗滿洲的壯烈行動和言論，到這時因為滿洲朝廷上丟盡中國人的臉，國人正在要推勸他的責任，讀了先輩的書，驀地把二百年麻木過去的民族意識覺醒轉來。他們有些人曾對於君主專制暴威作大膽的批評，到這時拿外國政體來比較一下覺得句句鑒心切理，因此從事於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運動。」（註一九）

民族思想乃源於一種感情，（註二〇）所謂「義理如舟，感情如水，」一經啟發，自難於抑制。保皇鉅子梁啟超嘗謂：「若就感情方面論之，鄙人雖無似，亦一多血多淚之人也。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，未嘗不熱血溢湧。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，雖師友督責日至，曾不肯即自變其說，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，每當酒酣耳熱，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。」（註二一）民族思想之風動激揚，寔假使「排滿革命」四字，幾成為「無理由之宗教。」（註二二）

據中山先生自述，國人思想之轉變，開始於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革命黨舉義惠州，已「鮮聞一般人之

惡聲相加，有識之士，且多爲扼腕嘆息，恨其事之不成。」（註二三）民族意識的煥揚則始於壬寅（一九〇二年），留日學生於是年三月舉行「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」，與會數百人，其宣言書揚溢一片排滿民族思想：

「自永曆建元，窮於辛丑，明祚既移，則炎黃姬漢之邦族，亦因以漸滅。迴望泉瀆，雲物如故，維茲元首，不知誰氏，支那之亡，既二百四十二年矣。……昔希臘隕宗，卒用光復，波蘭分裂，民會未弛。以吾支那方幅之廣，生齒之繁，文教之盛，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。是用昭告於穆，類聚同氣，雪涕來會，以志亡國。……願吾滇人，無忘李國定。願吾閩人，無忘鄭成功。願吾越人，無忘張煌言。願吾桂人，無忘瞿式耜。願吾楚人，無忘何騰蛟。願吾遼人，無忘李成梁。別生類以箴大同，察種源以簡蒙古，齊民德以哀同胤，鼓芳風以扇遊塵，庶幾陸沉之痛，不遠而復，王道清夷，感及無外。

……丁（註二四）

同年多一批留日學生復有青年會之組織，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爲宗旨，以破壞主義爲目的。開留學界革命團體之先河。（註二五）至癸卯（一九〇三年），東京留學生千餘人在駿河台會館舉行團拜，清公使蔡鈞亦到。馬君武劉成禺公然演說滿人吞滅中國之歷史，主張推倒滿清，恢復漢族主權，滿座鼓掌。清宗室長福起而駁辯，受大衆呵斥不能成詞。（註二六）

時保皇派人士，其民族感情亦激昂不能自己。如梁啟超在壬寅十月致康有爲一函中陳述：「至民主撰滿保教等義，真有難言者。弟子今日若面從先生之誠，他日亦必不能實行也，故不如披心瀝膽一論之。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，非有此精神，決不能立國，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，決不能棄去者也。而所以